

我反复经历着玉米的一茬一茬生死。

在村庄腹地,农民是玉米的第一个朋友,玉米首先从农科所被上上下下各种实验,淘汰优劣甄别之后,再流于乡镇种子站点,这期间玉米一直沉默着,它内心渴望着一片责任田,被一双憨厚朴实的手掌收留,结束漂泊的岁月。玉米在父辈的呵护中还不是最终的归宿,它的归宿在无限的泥壤间。

我的祖先习惯了用生命热爱玉米,因为玉米是喂养妻儿老小的恩人,他们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就把玉米晾晒在有阳光的地方,秉承着千年古训:春种一粒黍,秋成万颗籽。玉米在被人宠溺了很久后,一个个的落进土里,它一生的修行就拉开了序幕,萌芽的过程即使没有一场雨的滋润,玉米照旧要破土而出,我完全可以想象到玉米在涅槃的时候,来源于生命的一次次阵痛,仿佛大地孕育的一个个婴儿。

高中毕业后,我步了父亲的后尘,和父亲一起种植玉米,零距离的接触玉米,它金黄色的光芒,总给我某种发自肺腑的激励,这时候我已经与玉米有了十九年的交情,我唇齿间喷薄着玉米粥,玉米饼子的香气,我是用牙齿和味蕾来助力玉米的修行。

其实,我在很多个黄昏听到伫立在堤坝,墙角或者大田里

张淑清

从秋天走来的玉米

玉米,痛楚的呻吟声,玉米在冉冉拔节的修行中,始终弥漫着生命的忧伤,只是人的眼睛捕捉不到它灵魂的疼痛。我是眼睁睁观察着玉米,从一棵弱不禁风的青苗,一点点长成村庄的一片青纱帐,玉米的爱情婚姻就在这块大地上,我习惯聆听玉米骨骼碰撞的声音,天籁的乐感。

玉米并不寂寞,有蜘蛛在上面撒网,还有紫色的牵牛花攀附在上边,把生命绽放到极致。母亲是要摘几株芸豆,任凭豆蔓儿缠绕着玉米枝干,肆意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的豆角,这个节气的豆角鲜美,口感不错,配以土豆瓣儿再在铁锅边贴一圈玉米大饼子,撑死人不偿命。这些都是玉米的功劳,玉米呢?像一匹温驯的枣红马,站在那儿不东不西,不言不语,只是以它最佳的状态,抽穗成熟,玉米的修行还在继续。

端午前后,要给玉米锄草,我和父亲使用的锄板换了一把

又一把,玉米从没张扬自己在村庄的重要性,即使新农村建设住进这块大地上,人们未曾放弃对玉米的播种,大片肥沃的土地仍种着玉米,村庄得以繁衍生息,玉米功不可没,我们小心翼翼为玉米除去杂草,在和玉米对视,仿佛是与神明的对话,玉米更多的空间里充满着佛学的禅意,它安静,从容。

在一场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坦然自若,我在村庄遭遇过几次玉米家族被拦腰折断的年景,纵然是跪着的,玉米也没有忘记结穗子,玉米的精神使我想起雪域高原上的天路,那些朝圣者匍匐着几步一叩首的虔诚,玉米对生命的尊重,对大自然的膜拜从不曾停息。风雨中他倒下的姿势,也是有坚韧的脊梁在支撑。这或许就是一个民族昂扬站立的标签,秋后,虽然欠收,可玉米毫无怨言。在人们的一片诅咒声里,父亲只是默默地守着他的土地和玉米。

多少年后,我在城市的世界没有土地,就在不大的阳台上,让玉米长在一小块泊在鱼漂的泥土里,我像在村庄一样,为它锄草施肥,望着它茁壮成长。在它有一人高的时候,坐在玉米棵面前,等着月亮在头顶升起,此刻,我就像回到了老家,守着父母的光阴度着幸福的流年。

玉米的一生是一场修行,人何尝不是如此!

女人之美

贾春婷

夏天似乎更是女人的季节,长裙、短裙,甩裤、短裤,旗袍、套装,休闲的,时尚的,中式的、韩版的,各种款式,各种风格,应有尽有。翻开女人的衣柜,真正一个花花世界,若要办一个衣展,真不在话下。

而且,炎热使女人有了露腿露胸露肩的理由,修长的腿,白晰的肌肤,前凸后凹的曲线都有了更好的机会去展示。红唇墨眉配衣装,珠链首饰配挂包。夏天给了女人美丽的机会,女人让夏天更有了风情与韵味。花红柳绿的草草木木是站立不变的风景,穿红着绿、浓妆淡抹的女人是流动的风景。花儿朵朵,柳丝依依,流水悠悠,裙裾飘飘,蝶舞纷飞,美目盼兮,本就是相谐相宜的一幅画。

所以每到夏天,满街都是花蝴蝶。

也许是夏天阳气充足,万物竟发,激情澎湃,挑动了女人内心深处隐藏的欲望,剥开了浓情密意之外的那一层茧,吹动了本就荡漾着的一片春心,让她们更有心地去打扮自己,释放内心深处的激情。

如游走花间街市的一片云,女人在男人单调的色彩和粗重的呼吸间,跳动起一抹艳丽,飘过一缕清香,使世界更多地有了温情与暖意。试想,如果世界只有男人的阳刚,是否会单调无味,坚硬而狂燥?男人如石,女人如水,坚硬的石头能被水滴穿。男人是高山,女人是草木、是溪流,山高水长,草木葱茏才有灵气。男人是大树,女人是叶、是花,枝叶交织的浓荫,花团锦簇的柔美使顶天立地的大树有了温存的胸怀。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天地相合,因此创造了世界。世界需要男人的力量去支撑、去开拓、去创造,也需要女人的温柔、美丽去装扮、去温化、去呵护。正所谓阴阳调和,互为补充,互为促进,才能和谐安宁。

女人之美、性之性,如同身上的衣裳,不拘一格,如同大地上的花儿,姿态万千。干练英气如西装,温柔浪漫如长裙,洒脱直白如短裤,妩媚妖娆如旗袍,风情妖冶如露胸吊带。朴素真挚如山茶花,温柔含蓄如桂花,泼辣豪放如太阳花,雍容华贵如牡丹,清新雅致如水仙,纯洁理性如莲花。有如沙漠红柳般坚强于艰难困苦中打拼的女人,也有如温室之花般娇弱不能独立的女人,有浸透书香理性又知性的女人,有高贵大气的大家闺秀,有安静秀气的小家碧玉,有贤淑温柔的良家女子,也有刁蛮骄纵的富家女子。女人与衣裳如影随形,如出一辙。

女人如花似玉,不只是容颜与衣着。应该是内外兼修的,不然,不配以一个玉字。玉,乃乱石中精品,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修行的。看来,世界对女人的赞美是有条件和要求,有一定的定位标准的。花了再多的钱,整了再多的形,除了再多的皱纹,没有一颗美丽的心,终究不过一具皮囊。

女人对美的追求似乎固执到了骨子里,谁也阻挡不了。说一句“你真漂亮”或者“你真年轻”再或者“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这样的话,足以让她心花怒放。同时,女人在以着装把自己变得更美的同时,还得有丰满的灵魂才对。美而俊逸归让人觉得寡淡,美却强霸如虎最是让人厌恶,美却阴险毒辣最是让人感到可怕。要美就美得清新、大方或者娟秀、朴素、干净、透明如清流或不做作、不虚娇,朴实无华如芳草。让人感到如沐春风般的舒畅,耐人寻味却又高山仰止或亲切平和。

所以,美丽的形态经不住岁月的考验。

所以,女人好好投资自己,正确的爱自己吧,让上天给予的天资都能变成心灵和精神的营养,自信、善良又强大,美美地走在世上,美美地活着。

眼下正是秋收季节,田野里农民们正在收割庄稼,收获丰收的喜悦。古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作为农民的儿子,与土地滚爬了20多年,深知一粒粮食的珍贵和来之不易,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儿时在农村满田地里捡稻(麦)穗的情景。

那时候,我家人口多,加上爷爷奶奶全家有10口人,由于田少人多,粮食产量低,再加上还给国家交售公粮,家里的粮食所剩无几,全家人根本不够吃,以至于每年至少有2~3个月的粮食断顿,为了渡过这几个月,除了平时全家勒紧裤腰带,添加红薯片及野菜等粗粮外,另外就是我和弟妹们满田地里去拾稻(麦)穗,可别小看了捡拾的稻(麦)穗,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它管不少用呢。

儿时生活的农村,一年四季要产好几茬粮食,春夏之交要产油菜籽和小麦,到了夏秋季节又要产早、中、晚稻,而在收割时会有不少枝稻(麦)穗洒落在田地里,大人们一年四季忙碌,于是,作为家里的孩子老大,我就领着弟妹们开始在收割完的田地里捡拾稻(麦)穗,快到粮食收割的季节,风吹麦浪稻香,一片金黄,为了及时收割这些粮食,赶种下一季作物,在大人们起早贪黑,争分夺秒地抢收粮食时,我们在田地里也要与大人们同步捡拾散落的稻(麦)穗。有些刚收割完的田地,如不及时捡拾洒下的稻(麦)穗,田地就要被犁掉,栽插下一季粮食。每当这时,为了多捡拾稻(麦)穗,有时候,我就和弟妹们每每进行分工,小面积收割时我们每两人一组,大面积时则一人一组,并包干到人。捡拾的稻(麦)穗满一把时就用稻草扎好放在田埂边,中午和晚上检完回家时就各自背上捡回的稻(麦)穗交给父



碧蓝(图片来自网络)

西 涧

401

从记事起,我就伴着烟草的味道长大。父亲喜欢烟草,就是那样的一种喜好,一种品尝,一种欣赏,一种陶醉,一种绵长的愉悦。父亲抽烟,那是一口慢慢的吸,再悠悠的出,那浓浓的郁香,一缕缕飘柔梦幻的青烟,伴着迷人的味道,从父亲微微开启的唇里徐徐而出,似梦似幻,似云似雾,如仙女翩翩又如飞瀑直上。

大。父亲喜欢烟草,就是那样的一种喜好,一种品尝,一种欣赏,一种陶醉,一种绵长的愉悦。父亲抽烟,那是一口慢慢的吸,再悠悠的出,那浓浓的郁香,一缕缕飘柔梦幻的青烟,伴着迷人的味道,从父亲微微开启的唇里徐徐而出,似梦似幻,似云似雾,如仙女翩翩又如飞瀑直上。有时是一个个套环从父亲的嘴里跳出,排着队,飘逸轻盈,妖娆淡去,最后薄如蝉翼,消散无影,留下那丝丝烟草的味道,让人回味悠长。每当这时,我总在父亲的身旁,看着父亲吐出各式各样的烟雾,问我象什么,我会努力地,认真地说这是仙女,那是蛇,这是云彩,那是烟花,……。父亲绕有兴趣地喷着,欣赏着这袅袅白烟,每当这时,我总能看到父亲那满足而快乐的神情?

在曾经贫困的年代里,香烟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奢侈品。父亲就去买一些烟叶回来,黄澄澄的烟叶散发着浓香,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父亲象宝贝一样欣赏,拿起一片叶子,仔细看,把边角卷着的地方认真抚平,再拿到鼻子前闻一闻,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然后看到父亲拿出他自制的卷烟机,把叶子一片片整齐地裹成烟卷,放到机刀下切成烟丝,再用白色烟纸把烟丝卷成筒,做成纸烟。成型的烟卷与出售的香烟别无二致。父亲把新制好的烟卷整齐地放进那个小巧漂亮的烟盒里,遇到老熟人老朋友,父亲就把烟盒拿出来,递上烟卷,请人品尝,每每这时,对方都会露出惊喜的表情,端祥着烟卷,直点头:“你的烟卷不错哦。味道好!”然后就猛吸几口,让那烟草的香气浸入肺腑。

有的时候也见到父亲拿出纤细柔软,千丝万缕的烟丝,慢慢摊开,把白酒喷在烟丝上,那混合的烟酒香扑鼻而来,如此浓烈

烟草的味道

龙 芬

又如此诱惑。父亲拿起水烟筒,把一小撮烟丝放到烟嘴上,点上火,只听到“扑通通”的水的滚动声,随即看见青烟从父亲的鼻孔里喷出来,父亲长长舒口气,“好烟,好烟啊。”父亲满意地笑。我忙起身照父亲的样子拿起一小撮的烟丝同样小心地放在父亲的烟嘴上,帮父亲点上火。就这样坐在父亲旁边,小手靠在父亲身上,看着他吸烟筒,帮他装烟丝。这种简单的快乐,现在想起来是如此美好又如此向往。

而现在,我却再看不到父亲吸烟筒,再不能为父亲装烟丝,为父亲点火。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光里,重温那简单的幸福和天伦的快乐。父亲,您知道吗,我一直喜欢烟草的味道,喜欢烟草的芬芳,喜欢烟草带来的那份温暖。因为,这里有父亲的味道,有父亲的情怀,有父亲的疼爱,有父亲庇护的港湾,能让我感到如此安全又如此的可以依靠。



地捡拾稻(麦)穗,至于每年能捡拾多少,我们从没有秤过。虽然感觉那时辛苦但却伴随着快乐,虽然年龄很小但却知道能为父母和家里分忧。

几年前一次春节回故乡过年,我们全家和年迈的父母聊儿时的话题时,其中就聊到了捡拾稻(麦)穗的事,我问苍老的父亲,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一年能捡拾多少稻(麦)穗,父亲笑道:“二百斤多吧,足够全家人吃一个多月的了。”随即,父亲叹息道:“现在的农娃不如那时的你们,眼下很少能见到孩子们满田地里捡拾稻(麦)穗了。”一旁正上高中儿子说道:“爷爷,是时代不同了,如今人们的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农村人跟城里人没两样了,谁还有闲工夫去捡拾那几枝稻(麦)穗。”我却对儿子说,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发展,人们多么的富有,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这个传统不能丢,粮食是命脉啊。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艰难。这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美德,必须发扬光大,一代一代传下去。



田园捡稻穗的岁月

汪 志

母。那几年,我上小学和初中,为了捡拾稻(麦)穗,每天早上与大人一道起来,捡拾一阵稻(麦)穗后就去上学,中午和下午放学回家时也是及时赶到收割完的田地里。好在每年的暑假正是稻谷穗收割旺季,于是我和弟妹们就“转战南北”,自己所在的村庄拾完后就到附近的村庄,直到当年的稻(麦)穗全部收割完。但那时,家里人口多且粮食不够吃的也不止我一家,各村庄都有像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也去捡拾稻(麦)穗,那时,在我们捡拾稻(麦)穗孩子们之间,经常会发生“领地战”,如邻近的村庄孩子不让我们去外村捡拾,有时候虽然也让我们去捡拾,由于同一块田地里捡拾的孩子多,大家都会蜂拥而上去争抢,甚至还打架。

捡拾稻(麦)穗也存在风险,有一次,我在一块水田里捡拾稻穗时,不慎被一条毒蛇咬伤,伤口处迅速红肿了起来,立即送到村上的赤脚医生处进行治疗,但由于毒素严重最后又送到县城的医院,幸亏及时,否则会要了命的,住了好几天的院才治疗好,此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从这以后,我们捡拾稻(麦)穗时,或穿上长裤或雨鞋,或戴上手套,以免再被蛇咬伤。

记忆中,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捡拾稻(麦)穗中长大的,每年从春夏的油菜收割到最后一季稻归仓,期间我们不间断



一望无垠的田野 秋意弥漫
晚稻叶青穗黄,吹着软软的风
缕缕稻香钻进鼻孔,沁人心肺
带着阳光的明媚和馨甜

风吹拂着田野,稻浪,及狗尾巴草
稻浪翻滚着,涌动着,像千军万马
奔跑在原野上,狗尾巴草带着露水的清凉
在风中轻轻摇曳,大雁、白鹭
它们偶尔俯冲下来衔走稻穗上一只虫子,
行走我的一枚焦虑

收获的季节
田野里总有穿红着绿的农夫
掩没在稻浪下,辛勤劳作
她们周身浸着蓬松的稻香,泥土的芬芳
还有山水的甘冽,茎秆、稻叶,稻花的清香

黄豆壳炸开了口
像是婴儿裂开嘴在笑
一串串,一粒粒手牵手,肩并肩
沐浴在秋阳下,悬挂在豆枝上
静静地眺望远山云影

枫叶红了,有的像手掌,有的像心形
落满了地面,落进了记忆
我想喝酒,我醉在深秋,醉在远方
容许我没有意外地抵达下一个春天
抵达你的灵魂

风把我越吹越低,低到田野里,
天空矮了下去,远处的山峦高了
我希望成为自然的孩子
像大雁,白鹭自由飞翔
像枫叶,黄豆茁壮成长

一朵云 浮在秋天里

季节轮回,秋接了夏的班
怀揣着礼物莅临人间

秋天的天空,像海一样蔚蓝
蓝得逼你的眼,蓝得有些心疼
一朵云,浮在蓝色的海里
像一只白帆在惬意飘荡
又像一团洁白柔软的柳絮
在尽情舞蹈,美丽了世人的双眸

窗外的树叶“唰啦,唰啦”地飘落
像飘落的一串串音符
明黄色的树叶似一只只彩蝶在穿梭
村庄里几只鸡一边伸着懒腰一边“嘎嘎嘎”的叫着
叫醒了村庄的闲适光景

山上的枫叶红了
像一簇簇燃烧的跳动的火焰
点缀着萧条冷寂的秋天
金黄色的野菊花开了
像洒落漫山的碎金子,在秋风中轻轻摇曳
给秋天增添一份明艳

我请求做秋天的孩子
即使她收回我飞翔的翅膀
我依然奔跑在她迷人的秋色里

稻子熟了

金秋九月,故乡的稻子熟了,皖东大地的稻子熟了
在静美的月光下,在晚风的吹拂下,稻穗沙沙作响
仿佛是父老乡亲在悠闲地拉家常

深夜,父亲驮着月亮吸烟
腾起的烟雾模糊了父亲黑瘦的脸
此时,父亲像一团烟雾淹在月光下
又像一尊雕塑立在门前的石凳上

父亲那生长着万顷稻子的脊背
如今沟壑纵横
父亲啊,
您的幸福就是一层金黄的稻壳
您的甜蜜就是透着乳汁香甜的稻米

稻子熟了,沉甸甸的稻穗弯下了腰
露珠晶莹在稻叶上,闪烁着晶莹的光
像哨兵守护稻穗的安全
凝望着金灿灿的稻谷

想到那年秋天,二姐送我去远方求学
跨坎时,手臂被镰刀割破
刀疤似一只长长的蜈蚣趴在那
想到童年时,赤着脚沿着田埂,
嗅着稻香
追逐蜻蜓蚂蚱的往事